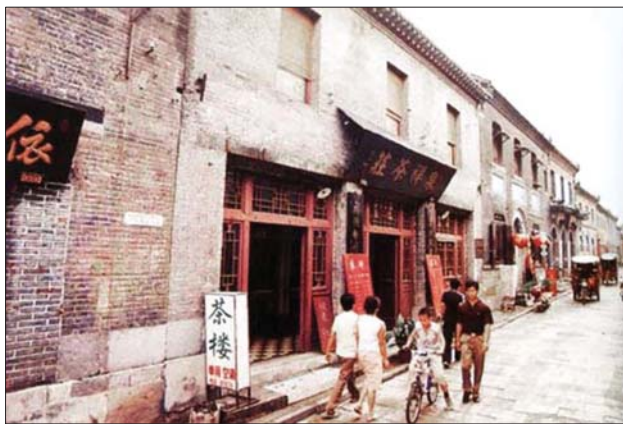


如今，大型超市随处可见，柴米油盐等吃穿用度的东西大多是去那里采买。那么，古代的济南人在哪里买东西呢？

济南城过去有四个城门，除北门是水门常年不开外，东、西、南门外各有集市。古代的市场大致可分为“市”“集”两类，定期或不定期地集中出售某一类商品称为“市”，不定期地出售各类商品则称为“集”。“市”大多开设在城市关厢附近，“集”主要出现在城郊与农村。过去，济南府城的东、西、南门外是商号铺面最为集中的地方，城外大多是按类经营的“市”，如粮食市、菜市、柴火市等等，“集”则在仲官、泺口、堰头、王舍人等近郊处。

在古代，济南最大的市场是粮市，民以食为天嘛。粮市有三个，分别在东、西、南门外，以西门外丁字街附近的粮市最为火爆，“贸易无虚日”。过去在粮市，小麦、大米等五谷杂粮全都有卖，但基本都是原粮，很少出售现成的面粉、谷粉。古代的习惯是买回原粮自己磨，济南老城很多街巷都有公用的碾子、石磨或者代加工的小磨坊。而出售熟食的店铺，每日对面粉的需求量很大，就需要直接买白面了。丁字街往北，现在的东杆面巷、西杆面巷一带，过去就是专卖面粉的面市。最好的面粉是泗水人制作出售的泗水面，特点是白而干，可以久贮，故也称泗水干面，面市所处的街巷就被称为干面巷，叫久了就被讹化为杆面巷了。

面市与丁字街粮市之间，在明代是菜市，北园一带的菜农多来此贩卖蔬菜。在明清两代，菜市与丁字街面市一带是人气最旺的地方，这一块繁荣到什么程度？不夸张地说，繁荣到砍头的地步了。这话从何说起呢？封建社会，死囚砍头一律在闹市，哪里热闹哪里就是法场，这就是《礼记·王制》中提到的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，说白



估衣市街。

【钩沉】

□歌全

## 古代济南人 去哪里逛『超市』



旧时，趵突泉南门偏西处的药王庙。

了就是杀鸡给猴看。那时的百姓没啥娱乐项目，也乐得看。很自然的，繁荣的丁字街北口，贩夫走卒汇聚之地，便成了处决犯人的最佳地点。人家北京是推出午门赴菜市口斩首，咱济南是推出西门赴粮市口斩首，地点不同，但选择法场的原因都是一样的。菜市的位置古代变动最大，明代之前菜市还在筐市街一带，随着关厢人口的增加，菜市逐渐移至花店街，后来又向西北迁移，清末迁到迎仙桥外，民国初年则迁到今天的北坦菜市街，解放初又迁到新的新菜市街一带。

从上演砍头“节目”的丁字街往南，是卖水果的果市，但只有几个铺面，不如东门外的果市繁盛。这附近还有马市，虽然称

之为“马市”，却以出售骡子、毛驴为主。丁字街北口往东是藕市，专门出售莲藕及水生蔬菜，这段路曾被称为藕市街，后来并入丁字街。藕市最早也不在这条街上，而是在五龙潭的南岸，时至近代还有一条叫藕市口的小巷子。济南城水系丰富，城外、城内都有种植莲藕、茭白、蒲菜、菱角的农户，这也算是泉城的一个特色吧。

藕市附近是柴火市，在广汇桥（即大板桥）的西边。柴火市不单卖木柴，麦秆、秫秸等凡是可作燃料的都有出售，卖木柴的反面少。在历史上，千佛山上的树木经常被砍光做木料、柴火，元好问曾在《济南行记》中记载：“历山去城四五里许。山有碑云：其

山修广，出材不匮。今但兀然一丘耳。”清代，因“千佛山关系省城风水”，济南府和山东提刑按察司都曾下令禁止在千佛山伐树。到了清末，千佛山不免又成了柴场，“兀然一丘耳”。柴市附带着有木炭市、煤炭市，其中木炭市在东、西、南三座城门外都有，但西关的销售量能占到三分之二。柴市附近还有剪子巷、篦子巷，是专门贩卖五金及手工制品的市场。

西关一带最著名的是估衣市。估衣，是出售旧衣服的行当，也兼卖比较粗糙的成衣。济南的估衣市最早在城门附近，后来逐渐向西扩展，最后发展为估衣市街。估衣市街的西北是出售柳编制品的筐市，也就是现在筐市街一带。筐市街再西北有一条巷子叫竹杆巷，是出售竹竿、竹制品的地方。筐市街西北还有一条元宝街，专门贩卖香烛火纸。筐市街附近的花店街，过去是贩卖京花的花市。所谓“京花”，就是用通草、丝绸、彩纸仿制的花卉，也称为象生花，用作室内装饰及妇女插戴，因北京是全国制作绢花的中心，故名京花。

今天趵突泉南路在过水沟，沟东的穆家花园和杉篙园一带是木料市，沟西的青云里附近则是出售家具的木器市。山水沟在枯水时期，则是一个专卖旧货的破烂市。这一带逐渐演变为半集半市的杂货市场，每逢农历的二、七为集日。山水沟附近还有每年一届的药市，从趵突泉南门到山水沟、正觉寺街一带都是。趵突泉南门偏西原来有药王庙，农历四月二十八是药王生日，每年这天就是药市开市的日子（1931年改从农历三月二十开始），会期一般十天或半月。

近代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市中集中出售农产、土产的市集逐渐消失。解放后，被国营的粮店、菜店、百货公司所替代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

【行走】

## 最爱佛山野菊

□钟倩

野菊花，是随手写在山野之间的小令，不像公园的菊展或是街头的盆景，人工凿迹过重，反而失去美感。自古以来，济南的佛慧山都是赏菊的好去处。《历城县志》中记载道：“此山峰峦突兀，涧谷萦回，丹树黄花，更宜秋色，有修落帽故事者，无不吟眺于此，故八景标为‘佛山赏菊’。”涧谷中黄菊遍布，枫叶层染，明人刘敕又将济南八景扩为“十六景”，供人们游览，遂把“佛山赏菊”改为“幽洞黄花”，这样一来，一景二名，传为佳话。

登山望远，赏菊自娱，别有一番情调。佛慧山也叫大佛山、概子山，这山是李攀龙和许邦才的。《乡园忆旧录》中记载：“许殿卿邦才故宅，在城中布政使街，路东有瞻泰楼，与李沧溟唱和处；芙蓉泉西，读书楼在焉。”当年，很多文人儒生到佛慧山开元寺读书，少年时代的李攀龙和许邦才结为好友。开元寺也叫佛慧寺，明朝初年，济南城内县西巷的开元寺被官府占用，寺内僧侣只好迁到佛慧山的佛慧寺中。寺南山崖处有一眼泉水，水从岩壁渗出，好像滴露，故称“甘露泉”，“盘谷清泉一派长，味甘却似饮天浆。”

山泉冷冷，清澈甘甜，怡情冶性，他们二人煮香茗，品诗文，对饮切磋，优哉游哉。不由得想起郑板桥的饮茶之乐：“坐小阁上，烹龙凤茶，烧夹剪香，令友人吹笛，作落梅花一弄，真是人间仙境。”李攀龙回忆道：“三十年前住此峰，白云流水见相从。”把日子过得诗，想想都美得不行。

这山也是蒲松龄的。游览佛慧山，山势陡峭，崖石危立，点点黄花，眼前一亮，他忍不住抒怀：“山中廊榭依山斜，风日逢秋静且嘉。树色坐恋枫下叶，野香行爱菊垂花”，以至于“来游此地便忘家”。“野香”二字，道出山菊的野性之美，也点染出山的脉脉含情，令人会心。蒲松龄也是爱菊之人，笔下的“黄英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：陶姓黄英兄弟俩从南方移居北方，在京城一带推广菊花，帮着士子马子才致富，他们却变成菊精。兄弟俩的善良、吃苦、淳朴等美好品质，不正是菊花的真实写照吗？

佛慧山间，还留有季羨林先生的足迹。当年，他在新育小学读书时，学校组织师生到开元寺游玩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从概山山顶，经过大佛头，走了下来，地势渐低，树木渐多，走到一个山坳里，就是开元寺。这里松柏苍天，柳槐成行，一片浓绿，间以红墙，仿佛沙漠里走进了一片绿洲。”

一花一世界，一菊一天地。山野之间的菊花，或长在悬崖石壁上，或从石窟缝隙中冒出，或混在道路两旁草丛中，从高处望去，幽幽点点，疏疏落落，姿态万千，衬托出整座山的秀润。

游览佛慧山，你只能停留在它的表层，它的神秘是怎么都探幽不尽的。一切要从它的来历说起：明朝万历年间，济南知府听一位风水先生说，济南城地势低洼，地下多水，像一条船，若不把它牢牢地拴住，将来会随水漂入大海。于是，知府平康裕在山巅建有一座相约四五人合抱、高与屋檐相齐的巨大石柱，以将这条船拴住，从远处望去像一座石楔子，老百姓称为“楔子山”。从那以后，这条金船便一直驮负着济南城，因此济南又被称为“船城”。

像船一样泊着的城市，从来不可缺少美和诗意。从高处，在山里，发现美，寻找美，丝毫不费力气，信手拈来，又动人心魄，好似一点闪亮的萤火滑过心房，留下幽微的印痕；而那山崖悬崖，给人以粗犷之美，它们既不语，也不争，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孩子，却说尽这天地悠悠，世态炎凉，可谓“离情最觉静可乐，无物始知闲不争”，超脱自然。或许，只有山间的一些植被，活泼泼的不守规矩，迥迥出无尽的生趣。

老天向来是公平的，对待每种生物都是平等而慈爱的。野菊花没有姓氏，好多还辨不出来，不能认定是不是菊花，但它们都有尊严地活着。这让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悲悯和包容。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## 曲艺名家 郭文秋 的表演照

□撰文/供图 阿雍



河南坠子，这一冠名“河南”的曲艺，其实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是济南有影响的曲种了。1958年举行的“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”中，济南曲艺界选送的河南坠子演员郭文秋脱颖而出，其参加表演的河南坠子现代曲目《送梳子》获得满堂彩，时年只有23岁的她，也因此次会演而成为全国曲艺界“四面红旗”之一。1959年12月31日，济南市曲艺团成立，24岁的郭文秋任团长。当时，曲艺团有“三老一少”之说。“三老”指评书泰斗傅泰臣、山东大鼓艺人谢大玉和北路山东琴书创始人邓九如。“一少”就是指的郭文秋。

图为1977年，郭文秋在济南演唱河南坠子《贴心人》时的表演照。郭文秋先生退休前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，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。现居济南，因身体原因，已经多年没有登台表演。